

中国人用毛笔写信的习惯,保持了两千年左右,这真是“天长地久”的好习惯。然而随着西风东渐,毛笔写信的好习惯终于被钢笔所替代,本以为钢笔也能延续个上千年,让墨写的文字带着情感的温度,在亲友间传递,连绵不绝。但十分遗憾,钢笔写信的习惯,一百年都不到,就被网络所击溃……此后人们进入了E时代,社会的变化愈来愈快,除了“天地”,几乎什么都不会“长久”。前人所谓的“各领风骚三百年”,看来如今得去掉两个“0”,改成“各领风骚三五年”差不多。

大多的尺牍藏家,往往不屑于收藏钢笔书信。然笔者前些时获赠一封钢笔信,却颇觉得意。此信信封和邮票邮戳均完好无损,更为难得的是,写信人与受信者皆称得上是五四以来大名鼎鼎的人物:苏雪林和毛子水教授。他俩都出生于十九世纪末,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,回国后一生基本都在大学里任教,后又都去了台湾,晚岁又都享以大年。毛子水享年96岁,苏雪林更是高寿102,再次验证了女性寿命普遍要长于男性的规律。苏雪林自法国留学回来,曾执教于沪江大学、国立安徽大学、武汉大学等。在武大她与凌叔华、袁昌英三位老师,是当时颇为活跃的女作家,被称为“珞珈三杰”。到了台湾后,她先后任职于台师大和成功大学,晚年笔耕不辍,故有“文坛常青树”之誉。而毛子水先生,或许圈外的知名度不高,其实却是位国学大师级的人物。毛姓多出于衢州的江山,毛子水即是江山清溪人。多年前我与友人同游江山,还专门去清溪参观了“毛子水故居”,老宅虽不豪华阔气,但粉墙黛瓦,倒也原汁原味。那里有胡适为之题写的“清溪祖宅”横匾,如果了解胡适与毛子水的关系,猜想此应为胡先生受毛



清迈记忆

林筱瑾

清迈,像它的名字,清丽孤迈,不比曼谷的妖娆,却对我充满吸引力。二十年前初次出国的泰国自由行,我们小虎团六人把首站定在了那里。

下午,飞机落地,在机场抓紧兑换泰铢后,小伙伴们个个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,兴奋中安全抵达一座被热带雨林包裹的园林式酒店。

通廊起承回转,穿过缤纷植物的光线明明灭灭且斑斓,伴随着我们雀跃的笑声。柠檬草香夹杂着叮咚的泰乐让人暂时忘了疲劳,调动起视觉嗅觉的雷达全方位捕捉着异国的情调。

安顿好行李时已是夜晚时分,“团长”招呼大家出发用餐。街上,有顶盖的突突车像加长版的电动三轮车,四面通风又能全方位看景,当仁不让成为代步首选。泰北街边风味独特小吃和饮品,喂饱了一群刚出笼的小鸟,游兴才起谁都不愿意早早归“林”。

攻略里的几处网红店铺还有点远,叫车不便,看着街上穿梭往来的电动摩托,大伙儿们来了灵感,谁说了一句“不如自己开小摩托!”群里两对情侣中的男生都会开摩托,只剩下我和小陆一对姐妹面面相觑。平时我有骑行的经验,但电动自行车都没碰过,更何况电动摩托。清迈虽安全,但人生地不熟,说什么也不能分头行动。看着身边不时有清迈女子娴熟地开着电动摩托从身边呼啸而过,我牙根痒痒,心跳加速,开始了战略上藐视、战术上重视的困难突围。

其实此车没有想象的难学,几把练习下来我居然能稳当地骑行了,被当地路人报以友善的微笑,我更是信心满满。在校园骑车带人的本领,也临阵磨枪用上了,倒是轮到娇嗔的小陆战战兢兢。某些时刻,最大的敌人是自己,看着我故作轻松的模样,她也稳稳坐上,紧紧挽住我的腰。待轻点开关启动车

身,女子摩托加入了车队。随着速度渐渐加快,清风扑面,飞奔在异国的路途,我像一个御风的骑手,担当起护花的使命,足足地过了把骑手的瘾!

有了三辆摩托车,小虎队如虎添翼,加零距离清迈的物华天宝,自如探寻到当地人爱去的酒吧、市场。摸着浑圆肚子,我背着一只泰式木鼓、一对歌舞木俑,子夜时分意犹未尽地回到酒店。大家如数家珍地分享着战利品,交流着砍价的经验,不知疲倦。临睡前,我记完账清点财物,把剩余的20张小面额美元放入酒店信封压在枕下,沉沉睡去。

清晨,美梦伴我到自然醒,早餐后收拾好自己,我们又去参观一座寺庙。昨日买买买,消耗了不少“子弹”,正准备兑换泰铢补仓,一摸背包不由惊出一身冷汗!完了,飒爽的骑手早把枕下的信封忘得一千二净,变成热锅上的蚂蚁。心里默念,出门靠朋友,清迈民风淳朴,我们选择的又是口碑良好的酒店,就碰碰运气吧!

匆匆结束游程,直返酒店。前台听后转身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,让我点一下。我紧张地打开,心想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,酬谢打扫客房的服务员。

小陆在旁提醒,是否少钱?确实少了一张。原来,当地用这样的形式物归原主,既保留了物主的体面,又奖励了拾金不昧的员工,得体又人性化!

多年后,我几乎忘却了在清迈的那些景点,唯独泰北夜色中那段行云流水和第二日的有惊无险,越过泰国无数美食美景和香艳的感官体验,嵌入记忆的顶端。

十日谈

异地首夜
责编:刘芳

在澳洲女儿新家的第一顿家宴中国餐,是父母精心劳动的硕果。

苏雪林的钢笔信

管继平

子水之请所题。尽管胡适仅年长毛两岁,但毛子水当年考入北大读书时,胡适已是北大的年轻教授了,所以毛一生都尊胡适为师。今天台北南港的胡适之墓,就镌刻着当年毛子水为胡适先生撰写的墓志铭,我记得其最后一句是:

我们相信形骸终要火灭,陵谷也会变易,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,将永远存在。

我所藏的这封苏雪林短札,写于一九六三年一月。其时,苏雪林正好在台南成功大学任教,她写信是为了同校的一位老师评副教授的论文事,催促毛先生帮忙尽快审阅,事情看似简单,不过倒也反映出两位著名教授的不同风格。

苏雪林此信先套个近乎,然后就直截了当地为同事王礼卿的两篇论文,请毛先生尽快审阅后送回教部,至于评分如何已无关紧要了,何况另一位评审老师早已“评阅竣事”。最后她表示此同事“副教授资格耽搁数年之久尚未决定,实亦焦灼也”。

从年龄上看,苏雪林要比毛子水小四岁,应属同辈,然而就资历和学术地位而言,苏自然比毛略浅一点。不过此信虽还算得体,但也无过多谦恭客套。另外,苏雪林的钢笔字写得大大咧咧,字距紧凑,毫无闺阁之气。这与她性情也颇相近,苏雪林一生有自己独特个性,她不喜欢亦步亦趋按着别人指定的方向发展。早年她报考安庆女师,与母亲不断哭闹哀求,还不惜欲以跳入深涧相逼。后来去法国留学,怕母亲不同意也是瞒到临行前才告之。她有过一次家庭安排的婚姻,终因不合而没几年即分手,此后一

直没有再婚,也无子嗣。苏雪林写了很多文学评论,但不少观点偏激,用词有欠分寸。而毛子水先生为人通达,淡泊名利,读书成癖,与世无争。吴大猷先生曾称赞过毛公是“罕有的读书读‘通’了的人,有广博的视野,有深邃而公允的见解”。

按苏雪林信中之说,这两篇论文在毛先生处一搁就是四年半,我想这肯定不是毛的有意拖沓,它至少还存有三种可能:一是论文在毛先生处,但没人提醒,他压根忘了;二是论文他早已阅过送回,只是苏所不知;三是论文并未到过他手,所谓审阅之事只是误传。

当然,在无确凿依据前,我们只能假定第一种可能性最大。对于整天沉湎于书堆的学人来说,健忘或误事实在难免。我曾读过一本台大教授周志文的书,其中一段回忆毛子水的故事,也颇生动有趣。说他的三位同学曾选修毛先生的“天文史”硕士课程,开课首日,三同学来到毛子水的研究室,只见年近八旬的毛先生正在低头看书,三位同学不敢打扰,只好端坐一旁静候。不一会毛先生抬头似乎发现了他们,竟问:你们来干吗?一同学赶紧回答是来上“中国天文史”选修课的,毛先生听了“哦哦”两声,又自顾自埋头看书了。

隔了一阵,毛先生抬起头,居然又重问了一遍。一同学趁时马上请教修这门课要读什么书?毛先生只是把手中正在看的《晋书·天文志》扬了一扬,又低头看自己的书了。再过了好一会,毛先生抬头问:“你们要抽烟么?要抽就抽啊。”三个同学如逢“大赦”,赶紧走到走廊抽烟小歇,抽完回座,又隔了一段时间,毛先生一抬头:“怎么?你们还没走啊!”三人闻之大喜,拔腿就跑,这第一课就这么散了……

若从这段轶闻来印证毛公那评审遗忘的事,似乎就很正常了。

老爸在2022年底疫情中走了,令我心痛不已。

烽烟四起的1936年,老爸生于串场河畔。起先家境相当殷实,但老爸三岁时爷爷早故,后来家里又突遭一场大火,从此家道中落。青葱岁月,意识到乡村几分薄田无法铺展道路,老爸决然离开家乡,随兄嫂跻身“沪漂”行列。身无盘缠,也没学历,抵沪落脚点在南卢湾一带,一边学做生意,一边读工农夜校,生活极其困顿。可是当他晚年跟我聊起与几个竹马之交辗转上海、杭州等地找活几干的趣事,满脸放光,让我意识到,其实年少时的穷苦并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儿,有梦想,肯吃苦,老爸也体会了人世间的缤纷。

上世纪50年代,民族制造业高歌猛进,老爸有幸被仪表电讯系统一家企业录用,从此结束了漂泊。在企业里,肯学肯干的他,先后担任设计、质检等岗位,一度还担任副厂长。孰料,他被安排去崇明“五七干校”学习锻炼,回厂却没有有了原先职位,又重拾技术活儿。我问其间缘故,老爸答:“得之坦然,失之淡然。”后来我发现,“二然”态度不仅贯穿他的一生,甚至还护佑他。在一句话便可能惹祸的特殊年代,坦然和淡然,使他躲过了疾风暴雨。

老爸走后,我时常无缘由地想他。一些老照片、老物什、老戏曲等,令我猝不及防地坐上时光机,“回看”不同时期的老爸,并感叹其命运像《阿甘正传》里随风漂浮的羽毛。

老爸和阿甘相似之处,是习惯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待世界,胸无城府。生活也报以他打开巧克力盲盒时的惊喜。可不,有一天派出所民警“曹同志”在路上叫住他,说:“小丁,你可以报户口了。”老爸喜出望外。那时申报户籍不凭学历不靠打分,政策只规定,老家名下没有田地的可以留城务工,有田地则必须返乡务农。农村来的老爸就这样拿到沪籍,不久迎娶老妈安了新家。单凭这点,我是不是应该给老爸五星好评?我自小学起填过许多情况表,家庭成分一栏,我总底气十足地写上“工人”。工人阶级令我

扬眉吐气,有天然的亲近感。

再说说我的出生。姐姐和妹妹都出生在公立医院,唯独母亲怀我十月左右未及时被送产房,在腹部突遭阵痛时不得不请邻居喊附近阿婆来家帮助接生。父亲下班看到儿子顺利降临,既喜悦又惶恐。他说,似乎从那时起感到养家重担沉甸甸,喜欢四处闯荡的野劲儿收了。

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踮脚眺望家里五斗橱的上方。老爸结婚前的偶觉,结婚时的英气,以及老爸老妈与幼时我们的“全家福”,都展陈在古色古香的镜框里。家里老式樟木箱的箱底藏着老爸以前穿过的米黄色西装西裤,被折叠得整整齐齐,还铺一层棉布用作保护。之所以说“藏”,因了我自从有了记忆后未见他再穿过。那时他上下班潇洒地飞身跃上“老坦克”,总穿四个兜的蓝色工装和洗得泛黄的白衬衫。他年轻时赶潮也买过一块瑞士“英纳格”,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却冷落它,腕上戴的是象征上海工人自力更生勇于制造的“上海牌”表。

1960年代和1970年代,物资短缺,“一顿饭”是日常大事,老爸老妈最为此操心。所幸,我的童年未曾有过“饥肠辘辘”。我真切地记得,儿时一听见老爸下班“老坦克”咯吱一声停在门口,连忙探出脑袋,常见他变戏法般笑咪咪拿出一袋苹果或柑橘啥的,使我们几个孩子拥有无数个“傍晚惊喜”。那时实行“做六休一”。每逢星期日,老爸老妈或忙着宰鸡杀鱼,或剁菜肉包饺子,不一会儿香气飘满弄堂。老爸还会酿酒,好几次,我见他将糯米煮熟,在大缸里压实,将调匀的酒曲倒入中间小孔,然后紧紧捂住。几天后,米酒味儿四处飘扬。这时候,老爸将做好的米酒舀进一只只搪瓷茶杯,差我送给左邻右舍尝尝。老爸还会踩缝纫机呢,大男人不惧非议心灵手巧地忙裁剪,让我们年年岁岁有新衣服穿,神奇吧?

老妈时常半夸半讥地评论老爸的技艺属于“三脚猫”。这方面老妈积攒了一箩筐说辞,一輩子也调侃不够。老爸偶尔也脸红脖子粗,但他容易记好,不记恨,坦然淡然至极。

老爸最后一年多里精力和记忆明显衰退,坐电视机前像一尊雕塑。孩子们有时出几道简单算术题,他会愣半晌,答不上了。孩子们有时也会逗他,下辈子恋爱还找老妈吗?那一刻他似乎努力思考了,才回答:“会!”这道题从未有过其他答案。这就是老爸的爱情。

老爸一生既平凡也非凡,在我心里如此。



石头记（中国画）吕吉人



对杭州的赞美,最有名的自然是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这句话了。白居易、苏东坡,这两位名头特大的诗人,对杭州的咏赞不遗余力。白居易,为能先后担任苏、杭二州的太守,感到幸运、幸福。苏东坡吟咏西湖的佳句,永居古诗峰巅,脍炙人口,无须引用。

据我的所读所忆,宋代的晁补之,弱冠时跟随担任新城县令的父亲,在杭州游历多年。他创作《七述》一书,表现杭州的山川风物之美。书成,晁补之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斧正。苏轼也有写写杭州的打算,但读了《七述》后真诚地说,我可以搁笔了。

晁补之家的《七述》,一述夫差之盛,二述吴越之事,三述货贿之富、服饰之丽,四述滋味之厚、物产之丰,五述盐策之利,六述观潮之美,七述西湖之盛。

西湖之盛,还有明代的张岱,著有《西湖梦寻》。

晁补之家学渊源,七岁就会写文章。在散文写作上,他力追左丘、司马,作品很有古人风味。对《七述》,虽然目前我还没有阅读,但感觉第四述应该最为有趣。周作人曾说,人生不过饮食男女。饮食一节,

写成文章易有趣味。试想,杭州大地上的丰富物产,不正是让人们享用的吗?

谈一个地方的特色,人们好用水土来呈现。水与土一结合,便会有神奇的景观出现。

杭州的水,古时便有虎跑泉的闻名,富春江水的缥碧。现在,千岛

杭州之美

武俊岭

湖的优良水质名扬天下。杭州市民饮用的,就是千岛湖之水。电水壶从水龙头下接自来水,烧开,泡花茶、泡龙井、泡正山小种……茶的芳香、清香、醇香,能够很好地散发出来。有对比才有鉴别。我回山东后,在办公室用某某泉水泡茶,味道就逊了一筹。自然,用这样的好水熬小米粥、熬玉米粥,大火烧开,小火慢煮,二十分钟即可。盛入碗中,慢慢吸食,香醇可口、胜食山珍海味。

在千岛湖生长五年才能上市的包鱼,非常美味。不少北方饭店,打着“千岛湖鱼头”的招牌吸引食客。

这鱼头,就是包鱼的。在杭州,包鱼头四十余元一斤。用来做汤,肉质紧实,汤浓味鲜,没有泥腥之味。

物产丰富,源于土地的肥沃。我见杭州的土色,与江西的相似,也是红色。四月份,一场小雨过后,太阳大而亮地悬于青空。遍布余杭区道路两边的香樟树,新叶刚刚生出。阳光里,叶子那个绿哟,好像上面有一层油彩,发光发亮。看着,让人欣喜。

杭州西溪山所产“李子”,像北方的黄杏大小。每年的七月份上市,六七元一斤。看着,表面上有一层灰土,但在清水里泡半个小时,洗净,颜色或紫红、或鹅黄,咬一块入口,慢慢咀嚼,甜味十分纯正、醇厚。

保姆送来两斤笋干,长有一尺,顶端细如荒草。我见了,与以前吃过的天目山笋干差别不小,心遂轻之。

保姆说这是我从山里挖来的。第二天,我取一小把,用水泡在盆里。三个小时后,我把笋干洗净、切段,与五花肉炖在一起。十几分钟后,大火收汁。别说,还真好吃。特别是笋干的顶端,细嫩可口。我细嚼慢品,体味到天然食品的清新鲜美。